

## □ 师友情

家看望，原来已不在了，两套房已出租，房客也不知他在何处，后来在网上搜索，才查到一条博文：“沉痛地向各位通报：李循棠老人已于今年2月8日过世”，是他的同事发的。大宗当即转告大家，我才知道，循棠就这样悄悄地走了，其所谓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者乎？

循棠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，年轻时两次奋勇参加抗日战争，以后继续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终生，正直无私，不畏权

势。品学皆为吾人楷模，诚不虚此生。其子为博士，事业有成。祝循棠安息于天堂！

后记：本文本应由循棠电机系级友蒋大宗撰写，大宗因病嘱我执笔。由于资料难找，幸得循棠辞世前志愿者邓果先生（重庆晚报记者）的采访口述记录，并提供其他宝贵资料，谨此致谢。但迁延近一年方成，深致歉疚。

# 莫憾此生无所事 留得正气亦风流

——追忆刚正不阿的彭文怡

○曲培深

本文命题的两句诗，是彭文怡同志于1983年4月在为自己“右派”落实改正奔走途中，车过山海关时所写七律《过榆关——赠塞外诸友》的尾句。全诗是：

“浪迹塞外三十秋，罪列莫须怎低头？笑赴刑场对愚丑，泪洒榆关别旧游。胸怀依旧当年志，镜中无复少年头。莫憾此生无所事，留得正气亦风流。”此二句也是2003年，彭文怡同志逝世后灵堂中，遗像两侧挽联的用语，贴切地概括了他的一生。

彭文怡出生于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受党委派长期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。父亲的公开身份是资本家，母亲的身份是中学教师。他们要求孩子们要辨是非，明善恶，做一个有知识、有道德、有理想的人。上海解放后，正值彭文怡在复兴中学高中毕业，他报考了上海交大、复旦、清华，全

部考中。最后，他选中清华大学电机系，1950年进入清华园。

这时候抗美援朝战起，他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。先为飞行学员，后任飞行教员。在“反右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屡受冲击、迫害，但他坦荡对待。在他生活工作的第二航校、农场，浩劫中的四平，以及上海复兴中学，都留下了显赫名声和光辉的事迹，被报界誉为“神奇的种子”。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，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硬骨头！

## 抗美援朝 清华学子入伍

1951年7月，参加抗美援朝离开清华校园时，他以诗明志：“烽火狼烟漫国疆，志士岂能藏书厢。投笔从戎出清华，习飞练武赴沙场。今日痛饮送别酒，不扫顽敌不还乡。他日整顿乾坤事，再与诸君

论诗章。”

他先到西安航空第二预科总队，后在长春第二航校，由于天资聪慧，学习出色，由领航学员而留校任教。由于他业务出众，追求进步，195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会上，有人提出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。组织上回答他是革命家庭无疑，大家才隐约知道了他的出身情况。也正因为此，他不畏权势，仗义执言，为以后的几十年灾难种下了祸根！

我也是1951年7月参军的，参军前是天津津沽大学国际贸易系的学生，青年团员、班长。我先在航空第二预科总队参加入伍教育，和彭文怡在一个大队；以后又一起分配在二航校学习飞行——领航专业，一起留校当了飞行教员，共教一个班，他教轰炸，我教领航。正在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，1957的“反右”斗争开始了。

前期只不过是学习文件，批判右派言论。一段时间后，校方突然转向，运动要从头来，启动整风运动，要求大家为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官僚主义找根源，改进工作，而且有了写大字报多少篇的指标，党团员要带头的要求……

### 祸起萧墙 《新啼笑因缘》惹事

正当大家为苦思冥想写不出东西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党小组长刘军（北洋大学毕业，我的入党培养人）一拍脑袋，想起了去年的一件往事：“唉，报出来可以‘按官僚主义、不关心人’来批评一下。”

由来是1955年军官制授衔后，飞行员到了规定的年龄可以婚恋了。但必须在确定对象前打个报告，先经政治部门审查。



任飞行教员时的彭文怡（左）、曲培深

这本身是个大好事，没人认为不妥。不久就有杨生交了报告待批。但报告上去后，如泥牛入海，令杨生惆怅无奈。以后刘军参加某会议才得知，是支部书记协理员弄丢了报告，许久之后无意翻出，才交组织部门外调，几个月后才算苦尽甘来。考虑到今后大家的良辰美景别遭此厄运，在彭文怡和众人的鼓动下，我提笔写了一篇有批评意味的游戏文章，名为《新啼笑因缘》。

大字报贴出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围观传诵笑谈者多，不单训练处所在的2号楼里的教职员和众多学员来看，对面司政机关的人也趋之若鹜，弄得沸沸扬扬。领航系的弟兄们挺着胸脯，得意洋洋地接受着来自各方的赞美。

领导上看着“蛇已出洞”，于是“这是为什么？”“工人阶级说话了！”反击壮举启动了。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反击大字报布满了2号楼的前厅。这是“不满婚

## □ 师友情

恋制度”、“歪曲政治工作”，“反对党的领导”，“污蔑党的政工干部”……一步高似一步，步步拔高，上纲到顶啦！特别是几个“特别培训”的打手，反过来说“文章是编造是非！”“怀着刻骨的仇恨！”“混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！”

领航系的哥儿们由自豪自傲，转为迷茫、惊愕，逐渐地低下了高傲的头。狂潮过后，沙滩上剩下了不多的几个，而众矢之的的我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狂潮，我有口难辩。

这时候，只有彭文怡挺立着。他说：“大鸣大放是党的号召，即使有人的话说过了点，也要全面地看、历史地看。曲培深是什么人，他放弃前途似锦的国际贸易专业，带头投笔从戎，他是爱国，绝不是反党！”

直到最后，组织上分别找若干人谈话，声明第二天宣布曲培深的右派问题，如果你们明天表态批曲，还来得及，否则就咎由自取了。他们特别关照了彭文怡：明天决定着你的立场，彭文怡冷冷地说：“我站在真理一边！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晚他把马恩列斯毛论批评、论讽刺的论述看了几遍，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。

第二天的训练处“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”大会，庄严肃杀，从会议开始，已经安排好了的发言者有备而来，矛头直指曲培深。调调也像运动场上的跳高比赛，一个比一个高，已经升到了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。这时候，只听得“报告”一声，“我要发言！”

彭文怡健步走上台，从上衣口袋里掏

出了一张卡片：“事情是从一个飞行员申请婚恋报告引发的。领航系的教员杨生同志家里给找了个对象，他按规定打了报告，请组织审查。可协理员把这个报告一压就是四个月，这是不是渎职行为？”听惯了他讲课的飞行学员们齐声回答：“是！”

“曲培深先找协理员谈了话，谈到了政治主官‘把守空中防线’的责任。为了警示后人，提醒大家注意，他在运动的整风阶段写了篇大字报，批评了我们队伍里的官僚主义现象。这有什么不对的？”他有意地停了停：“不错，大字报语言是犀利了些，但那是为了‘治病救人’，像毛主席说的在犯错误人的背后‘击一猛掌’，给个别领导干部的缺点提意见就是向党进攻？一个人能够代表党？”台下轰然表示赞同。

“曲培深运用了先个别谈心指出问题，后以讽刺的手法给政工干部提意见，充其量只能说是个方法问题，如果就因为这一点，就把他划入敌我矛盾，就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‘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，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。’”说到这里台下有人热烈鼓掌。彭文怡最后动情地说：“曲培深同志是放弃了大学学业，投笔从戎来到人民军队，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飞行教员的，把这样的优秀人才打成右派，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。我不服！”他像上台时一样，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主席台上和台下敬礼，阔步走下舞台。迎面喊来的是：“右派分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”的口号。

坐在“挨批席”的我，已经激动得泪流满面了。

彭文怡的发言虽然精彩有理，但“孤掌难鸣”。会议结果，我成了训练处的右派第一人！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就在投我是右派的“赞成票”人中，数月内又抓出了十来个“右派”和二十多个“中右”分子！我和他们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了。

两个月以后，彭文怡的“右派帽子”也批下来了！

我们先在航校软禁、劳动改造，等待着运动的深入，到1958年春，全校“右派分子”已有四五十名，多为教员和空勤，还划了相当多的“中右”分子。因《新啼笑因缘》案提供线索素材的刘军、打结婚报告的杨生，以及若干反戈一击动作稍迟的人们，全数入网！

1958年4月，我们这一行“老右”在保卫人员的持枪押送下，来到了吉林最大的劳改农场——梨树农场。

### 是金子到哪里也要闪光

在这个名称绚丽的“梨树农场”中，海纳百川地接纳了吉林军区麾下的九航校、一预校、炮校、装甲兵学校的右派分子300多人。这些身穿军棉袄的劳改者中，大多数中尉军衔，少量的少、上、大尉，还有一位少校，多为各校的教员，都是知识分子。有的甚至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，个别人身上还留着“联合国军”的炮弹皮。

这些人的政治待遇是平等的，即使是“三夏”的抢收、抢种时期，或是“大跃进”的苦役劳动中，每年都要听一两次报告受教育，有时还要配上几个地方上的地富反坏分子，目的是让你时刻不忘自己的

身份——你是和他们划等号的右派分子！

刚来的时候，农场的劳动生活条件很差，“点灯用油，拉磨用牛”。这时候彭文怡又“不安生”了。经过调查研究后，他说服了场领导，购买了发电设备，在几个学习机电的“老右”们的参与下，就像神话里的仙子，魔杖所指马上变幻。在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中，梨树农场变了模样。“点灯不用油，拉磨不用牛，吹火用风机，盖房用电锯”的时代来临了，引得十里八村的老乡们来参观。村支书当了解说员：“乡亲们啊，这就是列宁说的‘电气化’！有了它我们就奔向共产主义啦！”

在彭文怡和几个机电专业的“老右”参与下，粮油厂、造纸厂相继开工，接着又从邻近的榆树台镇引来了国家电网的电，让农场的柴油发电机下了岗。彭文怡以艰苦的劳动，光明磊落的人品，获得了全场职工的尊重，1959年，成为农场第一批“摘帽”的右派分子，此后他又被评为先进分子和红旗手。

是金子总要发光，“彭文怡”三个字，在四平地区，已经是“窗户口吹喇叭——声名在外”了。引电网工程完成后，四平农电局就要求调他，但场领导不知如何处理。三年前航校领导所说的“好好劳动改造，争取回到部队来”的话不算数了？但有这样的一个真抓实干的人在农场，也是给没摘帽的人，树立了个活榜样！我也在1961年得以“摘帽”，并配合彭文怡在场部工作。

1964年“四清运动”山雨欲来，已经是“运动健将”级别的总厂党委某些人老谋深算，为避“招降纳叛”之嫌，把几年



## □ 师友情

来因工作需要调在总厂小镇的这些摘帽右派，纷纷打发到分场生产队里去，以避免“一比一”的四清工作队的凛冽杀风。

于是，彭文怡是祸是福，迎来了一个转机。四平农电局瞅准了机会及时下手，调他到四平专署农电处设计室任技术员，有了施展才华、一展宏图的阵地。不久，“文革”浩劫开始了。

### “文革”罹难 法场真金

本来他初到一个新单位，谨言慎行，有可能躲过此劫，但清理阶级队伍时牵扯到农场里一个子虚乌有的“右派翻案小集团”的事，他的一个上海的中学同学也身陷“历史反革命”案中，外调时又牵连上他。而“革命群众”在痛打落水狗的刑讯中，更是真杀实砍，彭文怡被打得颈、腿多处骨折，由于他宁死不屈，特别是张志新事件时，他赞扬她“维护真理”是“好样的！”为了镇压他的“反动气焰”，在押期间，还经过了一次最残酷的逼供，捆绑北山刑场“陪法场”，把左右两个人枪决，想用死刑犯的鲜血逼他开口。

他的右前臂、右脚背溃疡成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右锁骨又断成三节。由于他右派加现行反革命的身份，医院在造反派的威胁下，不给治疗。他自己硬是用绳子绑在栏杆上，以自己的体重做牵引，再用夹板固定住，进行了自我接骨治疗，这种坚韧，比关云长的刮骨疗毒不在以下吧！

这时他的多处溃疡，引起肾毒攻身，不能行尿。当局恐其死在狱中，不得不让他保外就医，押送回上海。

当时上海的公检法系统早被砸烂，他父亲的“港商”身份，造反派无权查清。

现在“反动港商”的儿子回来看病，街道造反派以为机会来了，但几经批斗，彭文怡守口如瓶，没有吐露半字。这一点在1980年2月四平地委落实办的结论中有明确阐述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，彭文怡同志受到严重的打击迫害和摧残。1970年5月，以所谓‘特务’、‘现行反革命’关进监狱达二年多，但彭文怡同志始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保守了党的机密。粉碎‘四人帮’后，经过多次复查证明彭文怡同志历史清楚，没有问题。”“中共四平地委为彭文怡同志‘文化大革命’中的冤案，作了平反决定，恢复名誉，因受迫害致残，按照公伤处理。”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几经奔波，我们的老部队也为我们的右派问题落实了政策。

### 十年一剑 再创辉煌

“右派”问题“落实”了，我被分配到地区农科所，以度残年。彭文怡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四平机关内外，谁人不知彭文怡是个业务高手，哪个不晓他是个刚正不阿的“硬刺儿头”，哪个单位也不愿意请来个坐镇的“纪监委”。

这时候，他的母校——上海复兴中学向他招手。

复兴中学是上海滩上一座闻名遐迩的百年老校，主要面向在上海的外侨子弟。彭文怡到校后先任副校长，后接任校长，他被埋没了20年的才华终于迸发出夺目的光彩。

他在校长任上致力于学校管理改革和教学改革，先后推出了14项重大改革措施，使办学质量稳步提高。从1983年到1991年，本校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都在

96%以上。1988年11月在上海举办“优秀教师经验推广研究会”上，彭文怡应邀作了《关于学校管理的几个问题》的报告，受到了与会领导和教师们的普遍赞扬。1990年，市教育局召集重点中学校长研讨学校整体改革问题，彭文怡应邀作了《七年改革的回顾与思考》的报告。由于改革成效显著，彭文怡在国家教委举办的第一期中学校长培训中，完成了15000字的结业论文《六年改革实践的回顾与思考》。因而在国家教委举办的第三期研修班上，又请他作《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构建理论》报告，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和热烈反响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教育部门是个清水衙门，“文革”欠账太多，要办的事没有“孔方兄”的参与，简直是寸步难行。上级拨款杯水车薪，学校办厂吧，由于经营不善，欠了客户的钱，人家上门逼债；学校经费不足教师待遇低，好教师纷纷外出兼课，降低了本校的教学质量。彭文怡冷静思考后对党总支说：复兴中学坐落在上海的黄金地段，学校周围都是繁华街道。我们把一面围墙拆了，改成半间的铺面房出租，钱不是就来了嘛！有人说：上级没有精神啊？彭文怡说：邓大人有话“摸着石头过河嘛”！同仁们一咬牙，拆！墙拆了，铺面出租经费流水似地进来了。有了钱，校长的腰杆也就硬起来了，课时费、奖金准时发放。但随之而来的是宣布纪律：哪位老师再外出兼课“打野食”，立即开除，而且动真格的。这一招收住了教师们的

心，加强了学校的向心力；有了钱，学校的风雨操场建起来了，四个班的学生可以同时上体育课，体育教育可以风雨无阻了；有了钱，图书馆的书籍更新快了，学生们从课外阅读中得到的知识面更宽了；有了钱，就可以添置新的教学设备，复兴中学购置的电脑是当时全上海配置最好的。

1987年4月彭文怡当选为虹口区人大代表；1988年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，中共虹口区委候补委员；1988、1989年，区教育局给予他立功奖励；1991年获“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”和“上海市劳动模范”称号。

彭文怡的睿智、敬业、勇于改革实践，为创建一流的复兴中学，做出了出色的贡献。

在教育改革的奋战中，不觉老之将至，他也到了退休的年龄。在他题为《花甲》的诗中写到：“十年磨一剑，留在此山中。寒光照四野，锐气飞九重。刻意追干莫，无心效霓虹。飘飘云游去，悠悠任西东。”



彭文怡（左）和曲培深在吉林农科所

## □ 师友情

在他退休之际，复兴中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上书，要求给予重奖。此事引起了上海市各界的广泛关注，《文汇报》、《上海教育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连续讨论了70天，连《参考消息》也报道了此事。最后市委决定在市中心奖励他一套两居室房子，这在80年代初房屋紧张的上海，已经是个破天荒的重奖了。

次年，他又给我写道：“刀光剑影战未休，横戈立马有新秀。退隐老夫志犹在，与君风雨仍同舟。”

我的坚强的老战友啊！可惜啊，他历

经折磨的伤残之身，又经过教育战线十年的超负荷拼搏，严重透支的体能把他击倒在病榻上，仅挨过了不多的时日，享年七十有一，就离我们而去了。

白驹过隙似的十年又过去了，“遥想当年患难事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我风雨同舟的战友啊，少的竟然是遭受苦难最重的你！这次抗美援朝时期的老战友们要写回忆录，大江南北的战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的都是“彭文怡一定要写”！

这正验证了那句名言：“有些人死了却活在人们的心中。”

## 家乡人痛忆周干峙

○施晓平



周干峙院士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原建设部副部长，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干峙先生，于2014年3月14日6时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4岁。

周干峙是我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，曾负责编制西安市总体规划、天津市重建规划、唐山市地震后的恢复重建规划、深

圳市总体规划等重大规划项目。他是《城市规划法》的主要起草人，是中国技术政策中有关城乡建设部分的主编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诸多重大奖项。

周干峙1930年6月28日出生于苏州。这位苏州籍院士、著名城市规划专家，在60多年时间里为苏州和全国的保护发展殚精竭虑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噩耗传来，熟悉周干峙的苏州市部分政府官员和亲属不胜悲痛。就在他们点点滴滴的回忆中，周干峙的形象丰满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。

### 骑着自己的小三轮去会客

苏州留园中心小学退休教师瞿慈贞是周干峙的妻妹。4个月前，周干峙因骨髓增生异状综合症住进了医院，得知这一消息，瞿慈贞匆忙赶到北京，协助姐姐瞿雪